

黄鹤楼传说的“神仙情结”

刘守华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同宏伟壮丽的黄鹤楼景观相伴千年的黄鹤楼口头传说,今年因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而更显辉煌。从这一传说的“神仙情结”切入,联系荆楚地区深厚的道家道教文化传统,探寻它幽深的文化意蕴与审美情趣。

关键词:黄鹤楼;民间传说;神仙情结;八仙

中图分类号:I20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2)06-0158-03

武汉黄鹤楼和湖南岳阳楼、江西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不但以它倚靠名山大川的雄伟建筑吸引世人,还以其蕴含的丰厚文化内涵动人心扉。黄鹤楼之名本源于民间传说,有关黄鹤楼的民间传说在江城世代相传,脍炙人口,近期又经有关专家评审通过,被列入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中。这些传说虽由众人熟知的黄鹤楼景观生发而出,作为一项民间口头语言艺术的经典之作,其构成演变的源流和丰厚内涵,对许多人来说尚显陌生,笔者曾参与这些传说的考察评审,现特撰短文试作初步解读。

一

关于黄鹤楼的历史,现在通行说法是,它原是三国时代吴王孙权出于军事需要,在长江南岸武昌黄鹤矶上修筑的一座瞭望楼,后屡毁屡建。现今我们所见的这座雄伟的黄鹤楼,为1981—1985年重建,以其古朴典雅同现代工艺的完美结合受人称道,已成为湖北武汉一张最具标志性的名片。

至于仙人驾鹤在江边石矶停歇,因而留下黄鹤楼之名的传说则流行更早。黄鹤楼传说之最古老而又生动完整的文本,见于南北朝时期梁任昉(460—508年)所撰《述异记》中,南开大学著名文学史家李剑国教授在《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中,即以《述异记》所载《黄鹤楼》作为经典文本。全文如下:

荀瓌(亦作瓌)字叔伟,潜楼却粒。尝东游,憩江夏黄鹤楼上。望西南有物,飘然降至霄汉,俄顷已至,乃黄鹤之宾也。鹤止户侧,仙者就席,羽衣虹裳,宾主欢对。已而辞去,

跨鹤腾空,眇然而灭。^{[1]559}

这里讲的是一位“好属文及道术”的名士荀瓌在江夏黄鹤楼上接待跨鹤仙人的异事。它已含有唐人崔颢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意蕴,而不只是提及黄鹤楼之名。荀瓌其人并不知名,那位驾鹤远来的仙人更属无名氏。在其他古代文献中,也有将驾鹤仙人说成是子安或费祋的,如《南齐书》卷15五洲郡卷下云:“夏口城据黄鹤(鹤)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上也。”而子安其人,早见于西汉刘向所撰《列仙传》中,他游仙离世之后,有黄鹤楼其塚边树上,呼唤子安,因而李白诗中有“白龙降陵阳,黄鹤呼子安”之句,但子安其人也无更多踪迹可寻。至于费祋,则是三国时蜀中名将和重臣,深为蜀相诸葛亮赏识委以重任,可是在唐人阎伯瑾所撰《黄鹤楼记》中却写道:“州城西南隅有黄鹤楼者,《图经》云费祋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事列‘神仙’之传,迹存‘述异’之志。”这位三国名人竟位列仙班了。民间传说本属历史性与传奇性相交融的产物,常依据实有之风物、史实或著名人物而演绎故事,国外学者由此认定口头传说是架通历史与文学的桥梁。就黄鹤楼传说而论,仙人驾鹤于江头石矶或楼台歇息是其本事,或者叫做“核心母题”,至于仙人角色是荀瓌,还是子安,或是费祋,则是可以由不同时空背景上的讲述人灵活变易的内容,民间文学称之为“变异性”。何况费祋还是江夏人,虽生平无修仙之事,地方传说将其神异化附会到相关传说之中本属民间文学的合理构想。

本传说中的黄鹤形象也深含文化意蕴。鹤本为中

收稿日期:2011-09-20

作者简介:刘守华(1935-),男,湖北省仙桃市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史、比较故事学。E-mail:228660863@qq.com

华古代先民崇敬的龙凤龟鹤这“四灵”之一,在道教的“仙学”中,更具有重要地位,《玉篇》卷24 鸟部称:“黄鹤,仙人所乘”。任昉《述异记》更对之予以神化:“鹤(鹤)生五百年而红,五百年而黄,又五百年始苍,又五百年而白,寿三千岁。”^{[1]557}仙人可驾鹤远游,甚至得道者可化身为仙鹤翱翔天宇。鹤以体形健美,品性高洁,而又长寿被赋予仙气,时至今日,我们在一些悼念老人的诗文中,还可见到驾鹤仙游的语句,人们依然保留着对飞鹤的神奇想象。

上述关于黄鹤楼的古老传说,其核心母题是中国所特有的神仙情结。道教信仰的内核就是学道修仙,因此道教学说又被人们称之为仙学。神仙的基本特征一是长生不死,二是凌空飞升。飞升的方式或身生羽翼,或驾鹤乘云,而驾鹤翩翩却是最美妙的浪漫奇想。现代文明社会制作的种种飞行器,莫不是依据人类先民关于神鸟之想象而来。

笔者年来涉猎中国道教文化,在《文史知识》所刊《道教和神仙》一文中曾写道:“神仙说意味着人的思维和想像向广大空间的大胆飞跃,意味着对人的潜在能力具有无限信心。经过两三千年的积淀,它已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方面。”^[2]著名学者林语堂认为,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人的现实主义精神,道教则代表了中国人的浪漫主义精神。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神仙道教最为兴盛的时期,这时人们所构造的黄鹤楼传说,虽只有仙人驾鹤远来宾主欢会的简略情节,却意味着这儿是神圣与凡俗的一个交会点,而这个交会点又处于大江奔流、惊涛拍岸、云天相接的壮美景观之间,这就更能激发起人们的壮阔幽远情怀了。下文还将指出,黄鹤楼的传说随历史不断充实流变,而贯穿其间这一神仙情结却作为一个饱含道家道教意趣的文化基因始终散发出它的艺术光芒,给世代游人以美的享受。

二

黄鹤楼传说的第二代文本,在李剑国教授的《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中也有附录,那就是金代王朋寿《增广类林杂说》卷12中之《幸氏酒店》。此文人所罕见,情节构想却十分美妙完整。现亦照录如下:

江夏郡人幸氏,酤酒为业。一日,有一道人形貌魁伟,衣服蓝缕,掉臂入门就座,殊无礼貌。顾谓幸曰:“能以一杯好酒饮吾否?”幸氏子虽年少,雅亦好道举,常与方外之人为友,闻之欣然许诺,即以上尊一杯奉之。道人一举尽之,亦不相谢,拂袖出门去。至来日,如期而来。幸不待其求,即以饮之,饮已辄径去。似此者仅半年。道人初无一言,幸氏子

亦无倦色。一日,忽呼幸氏子谓曰:“我多负尔酒资也,属此行无钱奉酬。”遂探所携一药篮中,得橘皮少许,于壁画一仙鹤。画毕,指示幸云:“以此奉答。但有客饮酒,即唱歌拍手以为节,招此鹤,当为君舞,以佐尊。”言訖遂去。幸亦未甚信之。继而有客三数人来,见所画鹤,问其所以,幸以实告。客于是依其言,唱拍以招之,其鹤倏已翩跹而舞,回翔宛转,良中音节。以其桔皮所画,其毛羽带黄。人莫不惊异。当其舞时,宛然素壁也,舞罢而去,则依然画鹤也。自是人人争欲来观,幸氏遂限之以酤酒之价,非数千不能得观也。十年之间,家资危累千万。一日,其道人惠然而来,谓幸氏子曰:“嚮时贫道饮公酒,所答薄否?”幸见之拜,且跪谢曰:“赖先生所画鹤,今事产方之昔日,何啻百倍!未尝一日敢忘恩德。但恨不知先生所居。今者承蒙不弃凡俗,复此荣过。若能少留,当举家具厮役之职,供备洒扫。先生有意终惠之乎?”先生笑曰:“吾岂久止者耶?”于药篮中取一短笛,作数弄,须臾有白云自空而下,垂檐楹间,所画鹤飞下。先生跨鹤乘云,冉冉而去。阖郡望之,杳杳然没于霄汉,犹闻笛声。幸氏于是就其处建一楼,榜之曰黄鹤楼。^{[1]562}

在这个约于800年前出现的民间传说中,由仙人、黄鹤所标示的“神仙情结”依然贯穿其中,故事情节却按照世俗化、艺术化的构想编织得更为美妙动人了。仙人不是驾鹤而降的远客,而是混迹尘世的道士。他以贫贱来客之身出现,连酒钱也付不起,却得到幸氏小酒馆主人的免费慷慨接待达半年之久。好心终获好报,这位道士辞行时以橘皮画黄鹤于酒店墙壁之上,只要唱歌击掌相招,黄鹤就会下地翩翩起舞以助酒兴。这一奇观立即哄动江城,使幸氏酒店生意兴隆。10年后道士再次过此,幸氏盛情挽留相谢,道士却跨鹤乘云而去。幸氏不忘仙家恩惠,遂在此建黄鹤楼存留至今。这个在江滨小酒馆里上演的实际上是一则世俗生活故事,酒店主人的慷慨好客,赢得顾客的倾力回报,展现出一幅社会和谐的美丽风俗画。

而壁上黄鹤下地起舞却在平凡中凸显仙家奇迹。桔皮作画,歌舞助兴,短笛横吹,跨鹤远游,这些洋溢着中国道家生活与艺术情趣的叙说使人心旷神怡,久久难以忘怀。

这篇金代流行的黄鹤楼传说已具有向近代转型的中国文学的时代特征,当时流行的“神仙道化剧”,就是

让“八仙”之类的神仙角色以各色普通人姿态混迹市井,却又凸显仙家奇能,创造惊世骇俗的故事,寄寓社会人生哲理。《幸氏酒店》正表现出这样的艺术特色而传承至今。

三

现今民间口头流传的黄鹤楼传说,在20世纪80年代为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而展开的采录民间文学活动中也收获到许多文本,这一组传说选编在《湖北民间故事传说集武汉市专辑》中,其中由蓝蔚在武昌蛇山黄鹤楼旧址居民口中采录而写定的《黄鹤楼》可视为代表作,载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北卷》这部巨著之中^[3]。此篇算是黄鹤楼传说的第三代异文。

本篇仍以神仙、黄鹤为主要角色,故事主体承续金代《幸氏酒店》而来,只是按“百家姓”将“幸氏子”更换为辛氏老两口在此经营小酒馆,因慷慨接待一位道士而获得道士的盛情回报:“出家人有得么好东西报答你们,我画了一只仙鹤在墙上,喝酒的客人来,你们只要拍拍手,它就会飞下来跳舞助兴;从今天起你们也不用熬更守夜自己做酒了,屋后那口井的水,打起来就是好酒。”这位以道士身份出现的活神仙,不但能使画在墙上的黄鹤走下来为客人跳舞助兴,还用仙术将井水变成了取用不尽的美酒,这小酒店的生意不用说很快就兴旺发达起来。可是意想不到的,当道士一年后再次云游至此时,谈及酒店生意,辛氏婆婆竟然还不满足,“好倒好,就是喂猪有得糟吃。”道士听了不禁举杯长叹:“天高不为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当酒卖,还嫌猪无糟。”于是招下墙上的黄鹤跨鹤而去,那口井水也恢复到老样子了。

这篇传说的最大变异是增添了“井水当酒卖”的情节单元,这样的讲述使神仙形象更显奇能也更丰富了故事的趣味。但它巧妙构思的着眼点并不在此,而在于以“井水当酒卖,还嫌猪无糟”来嘲讽世人的贪欲无度,以少私寡欲的道家人生哲学来劝戒世人。

讲述“井水当酒卖”的故事有多种地方文本,那位道士通常由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来担当。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将它编列为 AT750D1 型“用取用不完的酒报答好施者”,收录

1966年之前记录成文的故事13例。至于新采录的地方故事异文那就更多了。它已演变成为中国流行故事类型之一。在中国民间盛传的八仙系列故事中,将吕洞宾粘贴到黄鹤楼上的这篇故事最富魅力而盛传人口^[4]。早期道教文学着力渲染道家修道成仙创造人间奇迹的浪漫情境,后期道教故事和戏剧则常常让神仙走进世俗社会,以神奇幻变仙术构造种种故事来警世化俗。它们如同给人们服用的一剂清凉剂,以消退生活在物欲横流尘俗中人们心头的躁热,这类意趣脱俗的口头文学作品在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中也有其特殊功能。

武汉民间文艺家采录的黄鹤楼传说,还有以中国著名能工巧匠鲁班为主要角色,讲述他怎样以极平凡姿态施展高超技艺来建造黄鹤楼的,如《修黄鹤楼的木屑》、《杉木屑鱼与刨花鱼》等篇。至于八仙中那位既好事又多才多艺的吕洞宾,更有许多故事同黄鹤楼相关,如《吕洞宾和鲁班蛇山造楼》、《吕洞宾卖桃》、《仙枣亭》等篇。它们均由幽深的神仙情结,吸取楚地的历史文化素材演绎成种种神奇美妙故事,伴随黄鹤楼的壮丽景观脍炙人口,世代相传。

综上所述,近期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保护名录之中的黄鹤楼传说,不但以它作为黄鹤楼这一名胜的伴生物彰显于世,还以其自身艺术构造的美妙、文化内涵的幽深以及形态演变的多姿多彩而深具文化魅力。历代游人至此,不但由大江东去、楼阁高耸的壮观景色,也由相关传说所蕴含的文化意蕴而兴起满腔豪壮情怀。从崔颢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到毛泽东诗中的“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莫不是由仙人、黄鹤生出的美妙传说故事,再融入求索家国命运的丰富联想,因而心潮激荡发而为诗众口成诵。

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世界文化潮流。我们应当珍视黄鹤楼传说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认真体味它的精神内核,使之得到积极保护,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剑国. 唐前志怪小说辑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 刘守华. 道教和神仙[J]. 文史知识,1987(5).

[3]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北卷[M]. 北京:中国 ISBN 中心,1999:275.

[4] 刘守华. 中国民间故事史[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700.

(责任编辑 王平)